

程贤章文集

程贤章文集三

长篇小说卷

程贤章 著

云彩国

作家出版社

顾问 出版人 / 何建明
策划 主编 / 杨钦欢

云彩国

程
賢
章
文
集

程贤章文集三

长篇小说卷

程贤章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程贤章文集/程贤章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63 - 6269 - 6

I. ①程… II. ①程…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6557 号

程贤章文集(11 卷)

作 者: 程贤章

责任编辑: 贺 平

特约编辑: 程勇芳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000 千

印张: 219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269 - 6

总定价: 330.00 元 (全十一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一曲改革开放的颂歌（序）

张 炯

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历史变动之一就是我国人民自 70 年代末开始的经历改革开放而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进军。它因使我国大踏步走向现代化，保持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增长，文化空前发展，并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震撼了全世界。确实，这是 20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经历空前曲折后的最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它必将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也必将在文学艺术中留下深深的印迹。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新时期的广东由于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高速增长，新事物层出不穷，它所产生的深刻变革，包括城乡的欣欣向荣和人们精神面貌的日新月异，都不能不被全国和全世界所密切注意。这种变化所蕴含的深远历史意义和审美意义，将会越来越为时间所证明。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无论在广东还是在全国，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发展中，描写改革开放题材的文学创作便不能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比之经过更多时间沉淀的历史题材，这种逼近迅猛发展的现实生活的题材处理起来自然有更多难度，所以并非所有的作家都愿意为此付出艰难的辛劳。在广东作家中，程贤章同志虽居老作家的行列，却是多年来一直执著耕耘在这个领域的作家之一，而且可谓硕果累累。继长篇小说《神仙·老虎·狗》、《青春无悔》之后，又推出新作《云彩国》，为改革开放再奏一曲激情洋溢的颂歌。这种追踪时代脉搏、紧贴生活主旋律的知难而进、锐意拓新的创作精神，实在应该得到人们的

赞许和称道！

《云彩国》使我产生深刻印象的首先是，它相当成功地塑造了一批站在改革开放前沿披荆斩棘、踏波破浪的共产党员的闪烁光彩的形象。当然，小说对于党的干部队伍中的败类，也毫不留情地揭露和鞭挞。

在当代社会主义文学中，我国作家曾经塑造过许多共产党员的感人至深的光辉形象。他们那无私无畏、勇于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曾鼓舞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但无可否认，近些年，这种创作努力在不少作家那里似乎被放弃了。这也许跟生活中不断蔓延的腐败现象有关。然而我们的国家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都取得巨大的成绩，并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又实实在在与千百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站在斗争的前列，作出无私的奉献分不开。它与党的队伍中出现败类同样是历史的真实。因而，深入到现实的生活斗争中去，正确地认识、把握和表现崇高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并谴责那些败类，也同样是这一切有良知的现实主义作家所不可推卸的责任。《云彩国》不仅着力塑造了市委老书记疆域有血有肉的形象。而且着力塑造了年青一代的共产党员、云彩岛开发区主任璨烂的开拓进取的形象，作者把他们置放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年代，通过一系列富于时代特征的故事情节和生活细节的描写，把这一对情同父子而又经历不同，知识结构和思想性格都各异的共产党人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他们不无冲突，但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标并肩战斗。小说通过设置梅华、昭娣给疆域、璨烂带来的爱情困扰，从另一侧面把他们的内心世界渲染得更加丰满。小说对巅峰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的描画和鞭笞，也入木三分，富于典型的意义。尽管这些人物的性格内核还可以挖掘得更深刻些，但应该说，作家通过对笔下主要人物的具有相当深度的歌颂和暴露，表达的正是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的人民心声和时代精神。

《云彩国》使我产生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作家在小说文体和叙事语言方面的创造。

小说本质上是叙事的艺术。它必须通过生动的富于表现力的语言讲述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小说的文体不断产生嬗

变。在 80 年代，我国小说文体的变革尤为引人注目。许多作家都力图在自己的文体创造中体现小说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双向进程，并表现自己艺术个性的特色。《云彩国》的创作同样体现了作家的上述努力。程贤章同志也十分注意使自己的笔墨多样化，促使文本更为丰富多彩。他的叙述和描写语言流畅奔放，夹叙夹议，富于想象与联想，从而大大拓展了读者阅读所感受的时空，使小说的内涵显得更为深厚与丰盈，呈现思想的机智与哲理的光彩，还处处透出一种幽默感。比如他描写主人公璨烂的衣着朴素，就写道：“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的璨烂，穿简朴的衣服就如蓝天与白云，大海与浪花，并不需要装饰、着色、点缀，但却浑然一体，天造地化。无论古今中外，不着绫罗的布衣阶层，不乏大智大勇的英雄豪杰。陈胜吴广洪秀全李自成，都以大智大勇而使自己拥有亘古的辉煌。南阳耕夫诸葛亮，更是人类智慧的象征。粗茶淡饭，布衣便鞋。从共和国主席到村长，可谓‘千篇一律’。为人民忘我奉献，淡泊名利，成为东方伟大民族屹立世界之林的骄傲！……”诸如此类的叙述语言比比可见，从另一方面苛求虽有欠简练，却实有一种独特的风格色调。而他的小说叙述中既引用书信、歌谣，还写梦境，写意识流，使小说的整个文体也就显得格外生动活泼，多姿多彩。

总之，《云彩国》是一部从人物塑造、环境刻画、细节描写、情节设置等层面来看都是充分现实主义的作品。从中，读者不仅能够深切地感到人物的真实性和环境的真实性，而且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能感受到我国当今时代的生活氛围和广东的地方特色，包括人文方面的种种人物的服饰、饮食、娱乐等等。它不仅具有丰富的现实认识意义和积极的思想教育意义，而且具有相当感人的艺术魅力，为人们提供了健康的审美愉悦。

《云彩国》的成就表明，那种认为由于现实变革迅速，因而过于贴近现实的作品不易写好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至少是可疑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自己是否热爱生活、深入生活，如果不热爱生活、深入生活，没有真切的生活体验，那么即使是写以往的题材、乃至历史题材，也是不一定能写好的。反之，像程贤章同志和跟他一样对现实生活变革充满热情，并真正深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的作家，只要勇于开拓，辛勤耕耘，

也是完全可以期待自己的创作获得相当的成功。程贤章同志年登花甲，却老当益壮，多年来他深入基层，到地方做兼职工作，从而充分熟悉自己笔下所写的那些人物，对改革开放中各级领导所遇到的矛盾与问题，也有充分的了解。因而他写来就得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对于他没有受到某些“疏离现实”、“疏离政治”的理论观点的误导，而坚定地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不断拓进，我深为欣慰和感佩！自然，各个作家依据自己的思想信仰、理论观点和艺术禀赋完全有他选择创作道路的自由。在文学多元发展的今天尤为如此。但如果我们期待文学真正成为“时代的镜子”，那恐怕人们就得更多寄厚望于像程贤章这样贴近生活、贴近时代主旋律而又充满社会主义战斗激情的现实主义作家。

我祝贺程贤章同志已经取得的成就！当然，我更期待他在未来的岁月里获得更大的创作成就！

楔 子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喜欢云彩国。不喜欢它，是因为不理解它。

什么云彩国啊？它不过是被两条河流汇合切割出来的那一座孤岛，在A城西面，面积还不够三平方公里。

没架桥之前，云彩国连接外部世界的唯一交通工具就算渡船。靠人力摇橹撑杆的古渡船。无论向南边摆还是朝北边摆，过一趟渡也得半个多钟头。加上等船，上船下船，没一个钟头花销是不够的。孤岛一叶，开发得慢，漫长时间都那么荒凉。岛上百把户人家，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孤岛被碧波粼粼的江水环抱，绿树阴盖着村舍，孤岛自成一景。早上日出，傍晚落霞，若遇上群鸟归巢，吱吱嘎嘎，可算自成一景。据说这里的云彩变幻特别丰富，颜色又特别绚丽，酒足饭饱，花花肠子的城里人，每到星期假日，便携儿带女乘渡船到岛上来，东瞧西看，像偷吃灶台上鱼腥的馋嘴猫。有些脖子上还挂了照相机，镜头老对准光着身子从水上爬起来的小男孩，背着屁股照不过瘾，有时还丢几枚硬币，要光着身子的男孩转过脸来，在男孩来不及用双手捂住那脐下的“鸟儿”时按下了快门。这时，你可以听到晚霞笼罩的孤岛有一阵阵朗朗的笑声。

“开船喽！”“开船喽！”从渡口传来船老大粗犷洪亮的声音。于是，来游玩的客人从岛上各个方向钻出来，紧马紧步，孩子们跑在前面，向渡口跑去。

“杀千刀的，还拿了我一条青瓜没给钱！”一位摆卖瓜果的妇人朝跑着的人群喊。古渡口上，乘兴而归、流连忘返的城里人却爆出一阵阵欢乐的笑声，与融化在苍茫暮色中的水色山光融成一片。

我猜，这是云彩国最美妙时光的一瞬。

谁也不知道云彩国的公民是不是这里的“土著”。哪里来的这么多古怪稀僻的姓氏。

璨、疆、激、曙、澧、吕、瓚、磊、黛、梅、堡、福、源。很好记，很顺口。除了这十姓人丁较多外，更偏僻的小姓就不再列举了。人们都怀疑这“岛国”公民是哪个朝代留下来的小部落，并猜想那一代酋长一定是一个具有权威的首领。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古怪稀罕的姓氏？具有考证癖的学者，不惜远道而来，把百家姓翻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没有这些古僻的姓氏。看云彩国人，热爱文化，热爱文明，全岛有五间中学，十五间小学，两家医院。岛国对岸的A城，羡慕岛国淳朴的民风 and 良好学风，都把子弟送来岛国，隔岸求学，令远道来的学者百思不得其解。云彩国人并无美酒佳肴，却有自己园中鲜瓜蔬菜招待远方来客。考证上虽无丰硕成果可言，但对云彩国人却留下深情的眷恋。

云彩国人餐桌上的菜蔬以园中鲜瓜蔬菜为上，把屠牛和食牛肉视为罪恶。不食蛇、蛙，不食无鳞水鲜和飞鸟，曾有学人把他们视为少数民族的畚族考察。这儿逢年过节，岛上家家必宰猪，“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很有当年花和尚鲁智深的侠义之风。他们没有宗教，虽有间天主教堂和关帝庙，但村口那株千年榕树依然是他们的图腾物。难怪文明鼎盛的A城一直不接纳孤岛的居民为他们的市民。直至八十年代，改革之风荡漾A城，才想到这里理想的开发区的好去处。《A城报》推出好几个版面，立下云彩国许多投资项目，向外招商，贴榜招贤。港、澳、台、侨人士，闻讯来到A城，到云彩国亲自察看，不少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逃到香港的孤岛子民，也都以香港企业界的头衔，回乡摸底。这些“逃港分子”忍不住浮肿病和瓜菜代的折腾，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偷渡到香港，饱经折腾与忧患，十年磨炼，居然混得不错，虽不是亿万富翁，却也出人头地，闯开了眼前一片天。他们对家乡云彩国不但至为了解，而且情有独钟。“逃港分子”回到家乡成为A城贵宾，合作伙伴。君子不念旧恶，“士别三日，自当刮目相看”，毕竟那是陈年旧事，过去岁月，不堪回首。三年困难，其实是中国的饥荒年，谁知道那年月全国饿死了多少人，A城饿死了多少

人？就是机关干部，也有好多人患了浮肿病。人各有志，那些人也死里逃生。逃生之地也是离国门咫尺的香港。脑筋一转弯，陈年旧事就不介意了。正是英雄莫问出处。号令一下，云彩国便马达隆隆，红尘滚滚，人声鼎沸。工厂与高楼，魔幻般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美丽的云彩国色彩更加绚丽丰富，于是，也就有了这部小说，有了书中的人物故事，也有了我在这里说三道四的可能。

第一章

他长在云彩国，却不是岛国的土著，他的姓名很独特，叫：杨·李可夫斯基。名字独特，相貌也与众不同。杨·李可夫斯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苏联或东欧诸国人的姓名。再看他的长相，皮肤白里透红，鼻梁挺直，睫毛很长，毛茸茸的双手，又长又秀气，联系他的名字，人们总把他看成是混血儿。其实，杨·李可夫斯基是“纯种”的A市人，龙的传人。

咱们中国人有个毛病，凡事都喜欢时髦。凡做事，紧紧盯住政治气候。政坛上刮什么风，社会上起什么浪。术语叫“跟风”。起名时髦，看大气候，人类中恐怕只有中国人。听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他出世的年代。徐分田，肯定是土改时出生的，张超英、李跃进，肯定是五八、五九年超英赶美年代出生的，齐向东、叶文革、温学青，当然是“文革”期间的“产物”。这是推算公式，依公式推算，这是学苏联老大哥鼎盛年代的“产物”无疑。

五十年代，在一次青年团举办的交谊舞会上，有一对青年，穿着时髦，楚楚动人，舞步轻盈，他们是一对恋人，男的是武汉大学学生，女的则是中山大学学生，他们都是学理工的，但对苏联文学和外国文学却如痴如醉。男的姓杨，有一头“普希金式”的鬈发，又特别喜欢俄国大文豪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他才华横溢，常把自己比作普希金。女的姓李，身材婀娜而纤弱，脸蛋很漂亮，但有几分病态，如中国古代绝色美人西子，又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那几分病态征服过多少男子汉，位尊如夫差，貌美如宝玉，都是被美人征服或击败的。但李小姐嫌中国古美人不浪漫，她羡慕大笔如椽、一生有众多风流韵事的法兰西才女乔治·桑。她

把流亡法国的青年钢琴家肖邦养在家里，又和诗人缪塞恋得死去活来，还和自称为“革命家”的流亡画家格日马瓦海誓山盟。这种活法在中国是绝不允许的，尤其在 A 城，琅琅书声中充溢着孔孟之风。解放后，交谊舞在 A 城风行。打游击出身的 A 市市长是个舞迷，星期六下午机关居然停止办公，让男士把皮鞋擦得锃锃亮，在舞会上大显身手。

杨木和李莉从中学至大学，从 A 城至广州、武汉均是同学。男的盼早日结婚，女的希望“拍拖”，永远是恋人，永远保持“拳头远”的距离。了不起亲热一阵，再了不起可以同居，为什么结婚呢？乔治·桑一结婚，可以在交际场上和缪塞玩耍，而家里又养个波兰籍的青年钢琴家肖邦吗？所以，他们两人一见面，很快就翻脸。但两人一离开，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男的对女的说：“没有你，我宁愿进棺材。”女的总是咬着男的鼻子耳朵说：“密司杨，没有你会发疯的。”真是生生死死，欲仙欲死！其实，他们早热恋了，如胶似漆，如醉如狂，谁也离不开谁。

四年的大学生活很漫长，也很短暂。毕业分配的时候，他们都回到 A 城。杨任中学物理教师，女的在建委任一条街道的房屋专管员，收房租啦，修漏屋啦。现实彻底粉碎了他们在大学时想当工程师和业余作家的梦。年轻人的梦想是粉红色的，而现实却是被石头打碎的玻璃窗，颜色虽透明，而形状却犬牙交错，即使伸出一只手也会皮开肉绽。

做粉红色美梦的幻想家最容易走极端。上不了天摘星星时就去钻地洞。他们结婚了，没有任何的仪式，连喜糖也不请。两块杉木铺板，杨木把被卷从学校抱出来，新房就是李莉的单身宿舍。两个人到街道领了结婚证，连双方父母都没有惊动，他们便结了婚，建立了家庭。

李莉怀孕了，多情之树挂果了。李莉开始呕吐，对着案台，对着饭桌，对着洗脸盆，胃不舒服，喉不舒服，全身不舒服，只想呕，呕。可是，呕出来的全是苦水，并没有消化不良的饭食。她的胃口变得莫名其妙，冬天想吃桃、李，想吃蛇，想吃鲜笋、草蕨，而且性子特别暴烈，吓坏了完全没有人生经验的丈夫，便不解地疑惑地问：“莉莉，你害了哪种邪病啦？”

“不知道，我总觉得特困，特难受，啥都想，啥都不想。只想睡，想

死!”丈夫吓坏了，赶快带她瞧大夫。先想让她坐单车尾，一想，不妥，赶快叫了部“黄包车”。终于拉到了市立医院。医生轮着叫号，待给李莉把脉时，不大露笑容的医生高兴地把站在一旁的杨木叫来，问：她是你什么人？答：妻子。医生说：“你要做爸爸了！恭喜你，多给她吃点营养品。俗话说，娘健子壮。”又要杨木把头歪下来，咬着耳朵说：“要爱惜女人的身子，”指指他的裤裆，“千万别逞强，一疼女人就去学西门庆。”说得杨木脸烫耳热。

孩子还在肚里，两个人都争着要为孩子起名。男的提议：要雅不要俗；女的要求：宁洋毋土。想了好几天，才达成“协议”。男孩，由李莉起名；女孩，当然是杨木起名。他们用纸条写了，互相交换，使人想起三国赤壁之战，孔明和周瑜都在巴掌上写个“火”字。他们交换的纸条写着：男孩起名为杨·李可夫斯基，女孩起名为国李·杨安格林娜。哈哈，这不叫英雄所见略同，而是名副其实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瓜熟蒂落孩子从母体里坠地见天了。孩子身子很壮实，撒尿的地方多了一个小肉坠。天造地化，孩子是亚当。从此，A城多了一个杨·李可夫斯基。

从一岁到五岁，襁褓中的“BB”仔给家人带来令人羡慕的天伦之乐，哭声是福音，笑声当然更是福音。牙牙学语和叉开八字脚学步，都是造物主有步骤的安排。除了父母，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姥姥，一家人你捧我抱，一声声心肝儿肉腩儿宝贝，叫得那样亲切，那样俗气，那样难听，可大家还是这样叫，爷爷奶奶这样叫，外婆外公这样叫，连做父亲的也不怕人家讨厌，心肝儿宝贝叫得肉麻。谁都忘记了，孩子名叫杨·李可夫斯基。当初，奶奶和外婆是反对取这样名字的。爷爷和外公投的却是“弃权票”，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姓和名。当然，狗儿猫儿猴儿都有人叫，俗气固然俗气，但有中国人的特点，叫来挺顺口。一大串名字，那是洋鬼子的习俗，叫起来多拗口，不怕舌头被折断？

上学前班的时候，要到学校报名，阿狗阿猫宝贝心肝都上不了学校名册，姥姥来讨名，宝宝来讨名。做父母的互相使了个眼色。父亲发话：孩子早有名字了，杨·李可夫斯基。奶奶哭了，对女儿女婿说：“给你们上大学，连儿子的名也不会取，用洋鬼子的名字，不怕人笑话。”女婿说：

“谁笑话，这是有学问的人取的名字，没学问的人会取这个姓名吗？”女婿女儿都知道这是强词夺理，但因为这是孩子出世前夫妻立下的协议，态度十分坚决。

如果说杨·李可夫斯基出生时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的话，上学后杨·李可夫斯基可就在A市扬名了。好奇的A城人都以为来了个老外，都想看看这老外的尊容。在A城历史上，抗战后期也来过几个“盟军”，一大群人像看动物园猩猩那样，贪婪地看他们的蓝眼睛黄头发和钩鼻子。有三个“盟军”正在商店里买东西，被看热闹的人团团围住，像堵人墙，密不透风。“盟军”向店主一阵嘟噜，还没劝走一批，又围上来一批，而且人更多，包围的圈子更小，眼看“盟军”冒汗了，恼怒了，终于用手里一捆跳绳一挥，骂着驱散了围观的人群。第二天《A城晚报》登了这个消息：群众围观看热闹，“盟军”愠怒驱人群。

今天的杨·李可夫斯基，不啻是当年来A城的“同盟军”，遗憾的是：杨·李可夫斯基并没有鬼佬的黄头发、钩鼻子、蓝眼睛，他是地道的中国人，龙的子孙。一对眼睛特黑，黑头发特柔顺，使看热闹的人感到无聊而又失望！这个父母起的番鬼名，给刚上学的孩子蒙上了一层阴影。

杨·李可夫斯基出世的时候，正逢年轻共和国国泰民安、物质富饶的黄金期。“国富又逢家运好”，都说孩子出生会给家庭带来吉祥，但仅仅过了一年，年轻共和国的龙子龙孙就变得疯狂了。农业上的万斤稻和行署组成的砍伐师，把数十万亩的绿色森林变成红色光山。工业上的大闹钢铁，全市十万人上铁山，把炼出来的钢渣一车车一船船运到海港，然后悄悄用拖船抛进公海里。家里的锅头全砸了，都拿去炼钢铁，一村一个公共食堂，三顿干饭不要钱。到了1959年春，公共食堂炊烟断了，粮食吃完了，大家上山采野菜，剥树皮，挖树根，把埋了两天的瘟猪刨出来煮大蒜，当作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共和国出现了饥荒，到处都有人害浮肿病。杨·李可夫斯基的爷爷和奶奶，因家中多次断粮害浮肿病死了。

更大的灾难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文革”浩劫，在知识分子中，一百个有一百种不同的遭遇和不幸。出身于工人家庭的杨木和出身于城市平民家庭的李莉，本来应该算是“红五类”。“红五类，千金价，黑七类，臭

粑粑。”那年月，谁个不盼自己是红五类？糟啦，谁叫杨木、李莉的儿子有一个洋名字？

“何以你的儿子叫杨·李可夫斯基？”

“十足是苏大鼻子的名字！”

“苏联人的名字‘一夫二妻（契）三四姐（斯基）’。很容易破译的。”

经过搜查，杨木还给苏联《鳄鱼》画报投过稿。

“鳄鱼，鳄鱼不吃人吗？凶残动物！”

“儿子的名字是暗号，给《鳄鱼》杂志写稿肯定是送情报。杨木这家伙，无疑是苏修潜伏在A城的间谍。”

六十年代，我们和苏联老大哥关系糟透了，从内部分歧到公开争论，从一评到九评。共和国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报纸、广播，愤怒声讨之音不绝于耳。人们似乎感觉，美帝和苏修是一丘之貉，而且，苏联比美帝的危险性更大。果然，“文革”开始不久，共和国主席被揪斗，罪名是：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A城的赫鲁晓夫简直明目张胆，他便是杨木。“文革”揪斗高潮，A城当权派弃卒保帅，把杨木揪出来应付。但随着“文革”的深入，他们又一个个被“造反派”揪出来，说杨木是耗子，小小猫，他哪有条件成为A城的赫鲁晓夫。

“不，杨木是另外一种性质问题，十分严重。”

这是专案组的人说的话。什么叫“另外一种性质”？没有明说。但这话里你可以嗅到他放屁的臭味。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听不懂，那是一句政治行话。例如特务、间谍、反革命，全都可以用这句政治行话包含。

杨木被揪斗，被审讯，直说吧，为什么连孩子都起了苏联的名字，是不是永远效忠苏修，当他的走狗？

“孩子是1956年出世的，那时候全中国都学习苏联老大哥。工业有苏哈诺夫运动，农业有米丘林、李森科，科学有彼得罗夫——导弹之父。文学呢？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到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太棒了，所以，给孩子起了个苏联姓名，纯属好奇……”

“住口！”专案组长一拍桌子，“你在散播什么言论！直说吧，我们掌

握了你的全部材料，你是犯了叛国罪，当苏修走狗。”

没有任何内容，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的讯问对杨木是徒劳的。他很坦然，给孩子起个奇特一点的名字完全是做父亲或母亲的权利，何致和苏修间谍特务挂起钩来？按常理，杨木的辩解没错。可那几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从城市到乡村，许多人都疯了。到处杀声震天，人人抢占高楼，架起枪炮进行所谓“文攻武卫”，残杀与自己“观点不同”的骨肉同胞，人性沦丧，兽性疯狂。人都变态了，有谁给你讲理。

1968年有所谓“七·三”“七·二四”布告，全国大开杀戒。A城在粉碎“四人帮”后统计，“群众专政”“乱打乱杀”非正常死亡的人超过五千。杨木被“群众专政”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他被叫到关押“牛鬼蛇神”大厅的一个角落。治保主任穿一身没领章的军服，先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专政是人民的专政”。然后大声宣布：“杨木你犯了叛国罪，人民专政法庭判处你死刑，你还有什么话说？”杨木冷笑摇头：“不，不，不，我对党忠心耿耿，对社会主义满怀信心。我怎么会叛国呢？”他很坦然，而且不以为然。

“住口！你是个罪大恶极、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人民专政法庭宣判：立即执行枪决。”

“专政是人民的专政！”

“人民专政万岁！”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伙铁臂熊腰的年轻汉子，从外面走进来，一手持枪，一手握拳高呼口号，口号还未完，杨木已被麻绳结结实实捆绑，从脖子至胸腰和两只被反剪的双手，很快，被推出黑森森的门外，早有一串犯人在那块草地里集中，有背后插长形白纸条的枪决犯，有胸前挂着“陪斩犯”字样白牌子的牛鬼蛇神，队伍直向河边小学操场前进，一路两边都有围观看热闹的人群。

“不可能，我怎么会枪决！兴许是虚晃一枪，前几天也听说过是假枪毙的，枪也响了，人也倒下去了，但放的是拧了子弹头的空枪。后来那

些人又被押解回来。据说，黄泉路上转过回阳间的人特别能吃，特别爱生活。老婆给他煮了四个猪蹄仍嫌不够。嘿！谁不爱生活！”

他已经被押到小学操场一角，执刑民兵用枪托在他膝弯上戳过去，杨木老老实实跪下了。他用眼睛左右扫描，跪在一排插有“枪决犯”牌子的人，一共七个，一个个蓬头垢面，加上满脸的胡楂，不是土匪也像土匪。他心里想：“我的好兄弟，干吗这个样子，一个个垂头丧气，一脸难看，你们真以为会枪决吗？”

这杨木，说不上大义凛然，但心地坦然，直至枪声起时，子弹从背后穿过的一瞬，他还以为是假枪毙，开始一阵凉沁沁，立即倒下一具尸体。

傍晚，李莉花钱请人给杨木收尸，她原以为不明不白被枪毙的爱人形状非常恐怖可怕，谁知他闭上眼，合上嘴，那一头普希金式的头发，依然是那样服帖、自然。他好像在熟睡，在做天国甜蜜的梦。她十分惊异，也没有哭，只是从身上掏出一块小手绢，擦擦爱人嘴边的血迹，又塞回裤袋里……

“我一定要嫁给判杨木死刑的治保主任……”李莉咬牙冷笑。

当天晚上，“对敌斗争领导小组”来找李莉，问：“杨·李可夫斯基准备怎么安排？得赶快改名。否则还会连累你的。”

“他已经害死他父亲，这样的孩子，我会收拾他。现在他也害怕，他也躲着。”李莉为了孩子的生存，忍着悲痛献出了她的苦肉计。

有人多次来找杨·李可夫斯基，可再没有见过他，他失踪了。

三个月后，李莉果然与死去妻子才半年的治保主任、对敌斗争领导小组副组长胡息结婚。胡息不顾“对敌斗争领导小组”的规劝，认为“李莉是深明大义的女人”。其实，他迷恋李莉风韵犹存的姿色。快上四十的少妇，三十五六的年纪，从肌肤，到脸色，到眼神，除了丑陋的女人，她在男士面前，展示出的是一种成熟美，何况李莉在中学至大学时，就是男士穷追不舍的“校花”。现在仍有几分姿色，对胡息这样才气平庸的“草莽英雄”，无疑是天女下凡。明明是强颜欢笑，在胡息之辈看来，那不过是病态美。胡息虽庸才，但他在戏台上，也知道中国古代有位倾城倾国貌的西施。李莉捂着心口，是为了抑制自己按捺不住的激动心绪；在胡息看